

南华真经口义卷之十五

<p> 天道运而无所积，故万物成。帝道运而无所积，故天下归。圣道运而无所积，故海内服。明於天，通於圣，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，其自为也昧然，无不静者矣。圣人之静也，非曰静也，善，故静也。万物无足以挠心者，故静也。水静则明烛须眉，平中准，大匠取法焉。水静犹明，而况精神。圣人之心静乎，天地之鉴也，万物之镜也。帝道、圣道本难分别，庄子之意盖以帝为三皇，圣为五帝也。运而无积即是纯亦不已。无积字更分晓。此段主意却在静字上。至静之中，运而无积，何尝不是枯木死灰，但读者不察之耳。六通四辟，犹言东西南北，上下无所障碍也。昧然者，冥然之意也。圣人之静也，非曰静也，善故静也，此一句最精神，言圣人非以静为好事，故欲如此静。万物不足以挠动其心，故不求静而自静也。挠与挠同。以水以镜为静之喻，即眼前说话，但是文字精到。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，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，故帝王圣人休焉。休则虚，虚则实，实者伦矣。虚则静，静则动，动则得矣。静则无为，无为也，则任事者责矣。无为则俞俞，俞俞者，忧患不能处，年寿长矣。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，万物之本也。明此以南乡，尧之为君也，明此以北面，舜之为臣也。以此处上，帝王天子之德也；以此处下，玄圣素王之道也。以此退居而闲游江海，山林之士服；以此进为而抚世，则功大名显而天下一也。虚静恬淡寂寞无为，把一静字演作八字，要得分晓也。平，定也。至，极也。言此乃天地一定之理，道德极至之事也。休，止也。言帝王圣人之心止於此也，亦犹曰止於至善也。休则虚，即惟道集虚，吉祥止止也。但此下又言虚则实，实者，伦矣，发得又精神。虚则实，即禅家所谓真空而后实有也。伦，理也，实理之中自有条理，便是浑然之中有粲然者。上句发了虚则实，下句又言虚则静，静则动，便是一动一静互为其根，动而无不当其宜，故曰动则得矣。任事者责，言各任其事而尽其责，是为无为而无不为也。俞俞，安乐之貌。忧患不能处，言不入於忧患也，处有陷入之意，忧患不能入便是仁者不忧。年寿长久便是静者寿也。四句以虚静无为字相生成文

，此庄子笔法也。到此又提起虚静恬淡八字，而断之以万物之本，本者，初也。言此理出於未有万物之初，处上即南乡之君也，处下不仕者也。玄圣素王，言有圣人之德，无圣人之位也。退居而闲游，隐者也。进为而抚世，用於时者也。观此一句其意何尝不欲用世，何尝不以动静为一。静而圣，动而王，无为也而尊，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。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，此之谓大本大宗，与天和者也。所以均调天下，与人和者也。与人和者谓之人乐，与天和者谓之天乐。静则为圣，动则为王，即是内圣外王四字。无为也而尊，尊，贵也，言天下之道莫贵於无为也。朴素，无文采也。虽若朴素而天下之美莫过於此，故曰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。明白者，言晓然如此也。若知此天地之德，则可以与天为徒，故曰与天和者也。和，合也。大本大宗，即是赞美自然之德，与自本自根意同。均调天下则与人合，亦犹尧曰，子，天之合也；我，人之合也。既曰天和人和，又曰人乐天乐，鼓舞发越其笔势，大抵如此。庄子曰：吾师乎，吾师乎。赉莫物而不为戾，泽及万世而不为仁，长於上古而不为寿，覆载天地、刻雕众形而不为巧。此之谓天乐。此数句与大宗师篇同，却又着庄子曰三字。前曰许由之言，今以为自言，可见件件寓言，岂可把作实话看。故曰知天乐者，其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，静而与阴同德，动而与阳同波。故知天乐者，无天怨，无人非，无物累，无鬼责，故曰其动也天，其静也地，一心定而王天下，其鬼不崇，其魂不疲，一心定而万物服。言以虚静推於天地。通於万物，此之谓天乐。天乐者，圣人之心以畜天下也。天行，行乎天理之自然也。物化，随万物而化也。静则为阴，动则为阳，同波，同流也。圣门只曰不怨天、不尤人，此又添无物累、无鬼责两句，愈自精神。鬼出而见於人则曰崇，其鬼不崇言神藏而不露也。其魂不疲，言精神不倦也。曰鬼曰魂，即精神是也。心定则精神自定，万物自服。以虚静之理而行於天地万物之间，故曰推於天地而通於万物。以畜天下，即以善养人者，服天下也。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，以道德为主，以无为为常。无为也，则用天下而有余；有为也，则为天下用而不足。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。上无为也，下亦无为也，是下与上同德，下与上同德则不臣；下有

为也，上亦有为也，是上与下同道，上与下同道则不主。上必无为而用天下，下必有为为天下用，此不易之道也。天地道德皆无为之理而已，此段又将无为与有为对说，以无为为君之道，以有为为臣之道。下与上同德则不臣者，言臣当劳也。上与下同道则不主者，言君当佚也。用天下，君也；为天下用，臣也。如此说臣主，又是一意，不可与在宥篇天道人道同说。若如此拘泥，便读庄子不得。且如此篇既言君当无为臣当有为，而前章又曰明此以北面，舜之为臣也，又曰，以此进为而抚世，则功大名显，则臣道亦无为矣。岂其说自相戾乎。所以道若如此拘泥，则读庄子不得。故古之王天下者，知虽落天地，不自虑也；辩虽雕万物，不自悦也；能虽穷海内，不自为也。天不产而万物化，地不长而万物育，帝王无为而天下功。故曰：莫神於天，莫富於地，莫大於帝王。故曰：帝王之德配天地。此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群之道也。落天地，言笼络也，络与落同。雕万物者，言其巧也。万物自生，非天生之，万物自长，非地长之，故曰天不生，地不长。帝王以无为而成天下之功，亦与天地同也。乘天地者，犹曰乘六龙以御天也，驰万物者，役使群动也。此段只是赞说君道无为。本在於上，末在於下；要在於主，详在於臣。三军五兵之运，德之末也；赏罚利害五刑之辟，教之末也；礼法度数刑名比详，治之末也；钟鼓之音，羽旄之容，乐之末也；哭泣衰经，隆杀之服，哀之末也。此五末者，须精神之运，心术之动，然后从之者也。末学者古人有之，而非所以先也。自此以下，又说有为盖以无为为本，而以有为为末。要在主君道无为也，详在臣道有为也。威武文德之辅助，故曰三军五兵之运德之末也。五兵，弓受矛戈戟也。明刑以弼教，故曰赏罚利害，五刑之辟，教之末也。度数，等差也，刑名，名物也。比，类例也。详，纤悉也。礼法度数，钟鼓羽旄，皆非礼乐之本，犹曰玉帛钟鼓云乎哉也。哀之末也，即与其易也宁戚之意。此数句甚平正。精神之运，心术之动，然后从之，盖言皆由内心以生，非由外铄我也。末学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，此一句尤好，看得庄子何尝欲全不用兵刑礼乐。君先而臣从，父先而子从，兄先而弟从，长先而少从，男先而女从，夫先而妇从。夫尊卑先后，天地之行也，故圣人取象

焉。天尊地卑，神明之位也。春夏先，秋冬后，四时之序也。万物化作，萌区有状，盛衰之杀，变化之流也。夫天地至，神而有尊卑先后之序，而况人道乎。宗庙尚亲，朝廷尚尊，乡党尚齿，行事尚贤，大道之序也。语道而非其序者，非道也。语道而非其道者，安取道。因上面一先字与一从字，又说许多譬喻。盖言当先者先，当后者后，皆天地自然之理也。故圣人取而法之，故曰尊卑先后，天地之行也，圣人取象焉。天地四时亦喻说也。化作，化生也，诗言薇亦作止是也。萌，萌芽也，区，区别也。言物生而其状不同也。随时变化，先盛后衰，亦是譬喻。先后之序，杀等也。盛者非一时而盛，衰者非一时而衰，皆有次第，故曰盛衰之杀。因先后而及尊卑，尊卑亦先后也。行事尚贤，言任职事以贤为先也。齿爵亲贤，亦天下自然之理，故曰大道之序。安取道者，言既不知其序，又安得有道也。宗庙尚亲，昭穆世次也。是故古之明大道者，先明天而道德次之，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，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，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，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，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，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，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，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，贵贱履位，仁贤不肖袭情，必分其能，必由其名，以此事上，以此畜下，以此治物，以此修身，知谋不用，必归其天。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。此段自言为治之序，凡有九等。以天为第一，道德为第二，七义为第三，分守为第四，刑名为第五，因任为第六，原省为第七，是非为第八，赏罚为第九。分守，职守也。刑名，客称也。刑与形同。因任，是因其所职而大任之也。原，免也，省，减也，不任其事则免之，则省去之矣。是非，旌别淑慝也。赏罚，挹以记车服以彰之类也。' 庄子其言为治之序如此，不知天讨有罪，天命有德，赏罚何尝非天，岂九变而后及之。如此议论，便去圣贤远甚，但言先明天，次道德，其下又有此数节，亦不是舍粗而求精。愚知处宜，言当其任也。履位，亦犹当位也。袭，安也。安其情实则君子小人各有所处也。必由其名，循名责实也。知谋不用，必归其天，言事事虽各有处而无容其心，皆归於自然而已。此太平之世也。故书曰：有形有名。形名者，古人有之，而非所以先也。古之语大道者，五变而形名可举，九变而赏罚可言也。骤而语形名，不

知其本也。骤而语赏罚，不知其始也。倒道而言、连道而说者，人之所治也，安能治人。骤而语刑名赏罚，此有知治之具，非知治之道。可用於天下，不以用天下，此之谓辩士，一曲之人也。礼法数度，刑名比译，古人有之，此下之所以事上，非上之所以畜下也。书，古书也。古书之中虽有形名之说，而未尝舍本以求末，故曰非所以先。若不知先后，骤然而言之，则失其本始矣。倒，倒置也。连，逆也。若逆此自然之道倒置其说，则是治於人者，是为天下用也，非用天下者也。以刑名赏罚为治之具，以分守仁义为治之道，何尝差错，但说得袞杂尔。一曲，一偏也。上所以畜下则是君道，下所以事上则是臣道。昔者舜问於尧曰：天王之用心何如。尧曰：吾不敖无告，不废穷民，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，此吾所以用心已。舜曰：美则美矣，而未大也。尧曰：然则何如。舜曰：天德而出宁，日月照而四时行。若昼夜之有经，云行而雨施矣。尧曰：然则胶胶扰扰乎。子，天之合也；我，人之合也。夫天地者，古之所大也，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。故古之王天下者奚为哉，天地而已矣。敖，嫚侮也。苦，哀怜之也。嘉，善之也。妇人，寡妇也。既与孺子对说，虽无寡字而意自明。天德，自然之德也。出宁者，首出庶物，万国咸宁也。日往则月来，寒往则暑来，日月照而四时行也。既昼而夜，夜而复昼，常常如此，经，常也。云行雨施，随时自然，此皆形容无为而为之意。胶胶扰扰，言挠乱也。尧曰我之所为未及於汝，未免自为挠乱，所以只合於人而未合於天也。然则下三句谓尧自叹之辞也。天地者，古之所大，言天地自然之理，自古及今莫大於此也。共美者，共好之也。王天下者无他为，但法天地则可矣。前言尧舜，既有抑扬，此又与黄帝同说，殊无轻重。若泥其名字则窒碍不通矣。孔子书於周室，子路谋曰：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，兔而归居。夫子欲藏书，则试往因焉。孔子曰：善。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，於是翻十二经以说老聃。中其说曰：太谩愿闻其要。孔子曰：要在仁义。老聃曰：请问仁义，人之性邪。孔子曰：然。君子不仁则不成，不义则不生。仁义，真人之性也。又将奚为矣。老聃曰：请问何谓仁义。孔子曰：中心物恺，兼爱无私，此仁义之情也。老聃曰：意，几乎后言。夫兼爱不亦迂乎。无

私焉乃私也。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，则天地固有常矣，日月固有明矣，星辰固有列矣，禽兽固有群矣，树木固有立矣。夫子亦放德而行，循道而趋已至矣，又何偈偈乎揭仁义，若击鼓而求亡子焉。意，夫子乱人之性也。书於周室者，言西至周而欲观其藏书也。翻，反覆言之也。中其说者，言方及半而老子以为太繁。太漫，言太汗漫也。物愷者，以物为乐，与物为一之意也。后言，犹曰浅近之言也。几乎，危乎也。物之不齐，何由兼爱，此迂曲难行之说也。才有无私之名，胸中便有个私字，有此无私字，便是有心，故曰无私焉乃私也。牧二养也。歌使天下无失其所养，则天地之间物物皆有自然之造化，何可容力，但当依放自然之德，循行自然之道，能如此已为极矣。故曰已至矣。亡子逃也，击鼓而求；言劳苦而惊动世俗也，如此乃是乱人之性。故欺而言之，意，欺也。夫子犹吾子也，偈偈，劳力之貌。士成绮见老子而问曰：吾闻夫子圣人也，吾固不辞远道而来愿见，百舍重研而不敢息，今吾观子，非圣人也。鼠壤有余蔬而弃妹，不仁也。生熟不尽於前而积敛无崖。老子漠然不应。士成绮明日复见，曰：昔者吾有刺於子，今吾心正却矣，何故也。老子曰：夫巧知神圣之人，吾自以为脱焉。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谓之牛，呼我马也而谓之马，苟有其实，人与之名而弗受，再受其殃。吾服也恒服，吾非以服有服。百合重妍而不敢息，言其劳也。趺，足跟厚皮也。食蔬之余弃於鼠壤暗昧不明之地，妹与昧同，暗也，是不爱物也。故以为不仁。生熟不尽於前而积敌无崖，言其积蓄有余也。生熟者，生物熟物。在目前者，用不尽也，犹且收积不已，故曰积敛无崖。老子汉然不应，是以不答答之也。刺者，讥也。郤，退也。向有所讥，今其心尽退然无有，谓既见之后，忽然有觉也。巧知，神圣有为之学也。脱者，离也，言出乎其上也。我既无心，呼马呼牛，听汝而已，苟有其实，人与之名而弗受，再受其殃，此一句聂纯粹。我若实有此事，人以讥我而我乃拒之，是两重罪过也。即是耻过作非又翻出此语。服，行也。吾之所行常常如此，非以为当行而行之，谓不自知也。故曰吾服也恒服，吾非以服有服，即非曰静也，善故静之意。却如此下四个服字，皆是奇笔处。士成绮雁行避影，履行遂进，而问修身若何。老子

曰：而容崖然，而目冲然，而颡颡然，而口阨然，而状义然。似系马而止也，动而持，发也机，察而审，知巧而睹於泰，凡以为不信。边境有人焉，其名为窃。雁行避影，形容其侧身之貌。履行，一步蹶一步也，履行遂进，形容其蹶足渐行渐进之貌。崖然，有崖异之状。冲然，有突视之状。阨然，口喏之状。义然，坚固之状。马性欲驰，虽系止而自有奔突之意，即坐驰之意也。形容得最好。动而持举，动之间有矜持之貌也。发也机，即所谓其发若机括，其司是非之谓也。察而审者，好用明察而又精审略不藏蓄也。知巧而睹於泰，自恃其智，巧而骄泰之意见於外也。凡此十事皆不诚所致，故曰凡以为不信。不信，不诚实也。若见实理则无此病矣。边境之间，若有此等人，必指之以为贼。谓其机心太重，不循乎自然处世，能招祸也。夫子曰：夫道於大不终，於小不遗，故万物备。广广乎其无不容也，渊乎其不可测也。形德仁义，神之末也。非至人孰能定之。夫子，老子也。大而无极曰大不终，细而无余曰小不遗，即语大莫能载，语小莫能破也。万物不能外此道，故曰万物备。广广乎，大也。渊乎，深也。形而为德为仁为义，皆其妙用之余也。形，形见也，神，妙用也。定，审定也。非至人孰能定其本末也。夫至人有世，不亦大乎，而不足以为之累。天下奋柄而不与之偕，审乎无假而不与利迁，极物之真能守其本，故外天地，遗万物而神未尝有所困也。通乎道，合乎德，退仁义，宾礼乐，至人之心有所定矣。有世，有天下也。虽有天下之太而不足累其心。柄，权也。虽奋而执天下之柄，此心亦不与之偕往，言心不动也。不为利迁，言不计利害也。究极万物真实之理，故能守其本然之静。外天地，遗万物，不动於外也。其心不动，神又何所困乎。通，同也。道德，自然也。退仁义，以仁义为后而非其所先也。宾礼乐，所主者情性而礼乐为宾也。定，静也。此至人之心所以静定也。世之所贵道者，书也。书不过语，语有贵也。语之所贵者，意也。意有所随，意之所随者，不可以言传也。而世因贵言传书，世虽贵之哉，犹不足贵也。为其贵非其贵也。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，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。悲夫世人，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。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，则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，而世岂识

之哉。书能载道，世所以贵之，然贵在道而不在书也。以道为言，故其言可贵，然所贵者意而不在言。随，向也。意之所向，言不得而传，则言之与书皆不足贵矣。以此为贵皆不足贵，故曰为其贵非其贵也。名，名言也。形色则可见，名声则可闻，道岂有形色名声哉。以不可见不可闻之道而世人欲以见闻得其实，可悲也哉。情，实也。果，断也。见闻断然不足以得之，故知道者必不言，而有言者必非知道者也。今世之人其识见岂及此，所以可悲也。桓公读书於堂上，轮扁斲轮於堂下。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：敢问公之所读者，何言邪。公曰：圣人之言也。曰：圣人在乎。公曰：已死矣。曰：然则君之所读者，古人之糟魄已夫。桓公曰：寡人读书，轮人安得议乎。有说则可，无说则死。轮扁曰：臣也以臣之事观之。斲轮徐则甘而不固，疾则苦而不入，不徐不疾，得之於手而应於心，口不能言，有数存焉。於其间，臣不能以喻臣之子，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，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轮。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，死矣。然则君之所读者，古人之糟魄已夫。此段只前段之意，谓道不可以言传而设喻，如此极为精妙。甘，滑也。苦，涩也。徐，宽也。疾，紧也。宽则甘滑易入而不坚，紧则涩而难入，要得不宽不紧，自有分数存乎其间，但是说不出。虽父之於子，亦不可传。书载古人之言耳，其人不存，则其不可传者何从得之。糟粕之舖，岂知酒味哉。道而可献人，莫不以献诸其君，道而可传人，莫不以传於其子，亦此意也。大凡着书所载所言，必非一事。此书翻来覆去只说一个自然之理，而撰出许多说话，愈出愈奇，别无第二题目。若如此看，愈见庄子不可及处，读佛书者亦然。

